

爱满朝夕
拥抱世界

朱天艺

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。在漫长的黑夜里，你是否独自哭过；在没有光的时候，你是否鼓励自己要坚强；成长的路，经历风雨倾颓，你是否无助彷徨；纷繁复杂的世俗中，什么最值得珍惜？面对一个个难题，一部笑中带泪的小剧场话剧，在启迪人心的同时，伴你找寻到光的方向。

原创话剧《穿过黑夜拥抱你》，是由青年导演曾芳和青年编剧闫晓伟共同编创的一部关于“爱与希望”的都市实验剧。故事通过荒诞的设定与幽默的呈现，观照当下，让观众在笑声与泪水中，视外观己，感受希望力量，懂得生命价值。

该剧以司马罡颇具魔幻的生命经历为主线，以温情和治愈为基调，描绘了普通人在生活漩涡中的挣扎与救赎。剧中人物的情感描绘、经历的细节刻画、演员的真诚演绎，都引起人们强烈共鸣。最具人情味和生活气息的温暖故事，唤起我们内心爱与被爱的渴望，充满了扣人心弦的戏剧冲突，在峰回路转的曲折中展现爱与希望。

戏要有“戏”。剧中设置多个叙事点，多线平行叙事，从亲情、友情、爱情三方面展现主人公不幸境遇与爱的共情，完成自己的灵魂救赎。开篇，生活的种种“绝境”让司马罡产生了“离开这个世界”的想法，其内心更幻化出

“理智”一角，“理智”决定用特殊的方式，让他看看他离开人世后的故事。作品开门见山，在选择离世的挣扎中，在主人公痛苦和迷茫中，将戏剧矛盾的起点，以最快的速度激烈破题。

带着疑问和悬念，痛苦记忆浮现出来。“理智”为司马罡呈现了一场他离世后的葬礼，这一场中，叙事手段在第一视角和第三视角之间切换、人物跳进跳出的情境转换，以及一人分饰多角的手法，形成了独特的表达方式。为了向友人、恋人、家人证明自己的司马罡，决定铤而走险——投资一个存在巨大隐患的项目。为避免损失，友人以撤资退股为挟，司马罡与友人一拍两散。为筹得资金，一意孤行的司马罡偷走母亲房本做抵押……被偏执吞噬理智的司马罡满怀恨意，急于证明自己的他，陷入了内心情感的恶性循环。这时，导演将主人公抽离出来，他看到了事情的来因去果，看到了他离世后对亲人造成的巨大伤害：友人满怀愧疚，自责不已；恋人哭红双眼，倾诉衷肠；母亲泣不成声，痛不欲生……他蓦然发现，原来这群“凶手”一直用他们的方式保护着自己，是自己偏执的自尊忽视了大家的“爱”。

尤其是与母亲的一段戏，司马罡控诉着母亲从小对自己的严苛，指责母亲对自己的不信任……在愤怒与偏执中，他听到母亲说，“我咬牙坚持

了一辈子，却培养出个逃兵”，他也听到了泣不成声的母亲说：“妈妈错了”，“儿子没了，我的家就没了”，一句句哭诉像一记记重锤，把深陷泥潭的司马罡砸醒。母亲不断呼喊着他的名字，他奋力想去拥抱母亲，可无力无助，此时的他早已是一缕魂魄的表演，凸显了戏剧张力，直击观众内心。我们不知道从哪一刻开始落泪的，或许，你也是那个司马罡啊。

生活在给司马罡苦难的同时，也向他展现着温情，是爱给了他重新来过的勇气和力量。看着大家远去的背影，找到了希望的司马罡不顾一切向家奔去，他想要告诉大家：自己还活着。感受到生命的无常，他决定改变自己，“给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一个依靠”，可没有等到这个机会，一声刺耳的汽车急刹声响起，他真的“离开了这个世界”……

“我问自己你是否还年轻，你的灵魂是否还很纯净，人群中是谁在艰难地走走停停，又是谁在仰望命运，在我们哭的笑的累的岁月里，我们是否该好好珍惜自己”，音乐响起，再次出现在舞台上的司马罡，似乎只是酒醉在路边，一切都像大梦一场，他还活着，并努力奔向他爱的世界和人们，结尾是那股美好，生意达成、娶妻生子、母慈子孝。

“戏”就是戏，它可以死而复生、弥补遗憾，而真实的人生呢？在笑与泪中，观众陷入沉思。

该剧努力做到始终在波澜起伏的尖锐戏剧冲突中保持情感的强度，每一次剧情突转、每一个令人动容的泪点，都有充分扎实的生活逻辑和人物内心依据。舞美呈现出被胶带缠封的人脸和双手，在无声诉说说着累于世俗的我们，简单的黑白，透明的胶带，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。三组特定的人物关系中的每一组，都充满着尖锐的戏剧性矛盾冲突，而且都具有冲突继续深化发展的势能。这样的因果链条，使主人公的行为愈发激烈，顿挫沉郁，曲折起伏，引人入胜，含有深刻的社会与人生的意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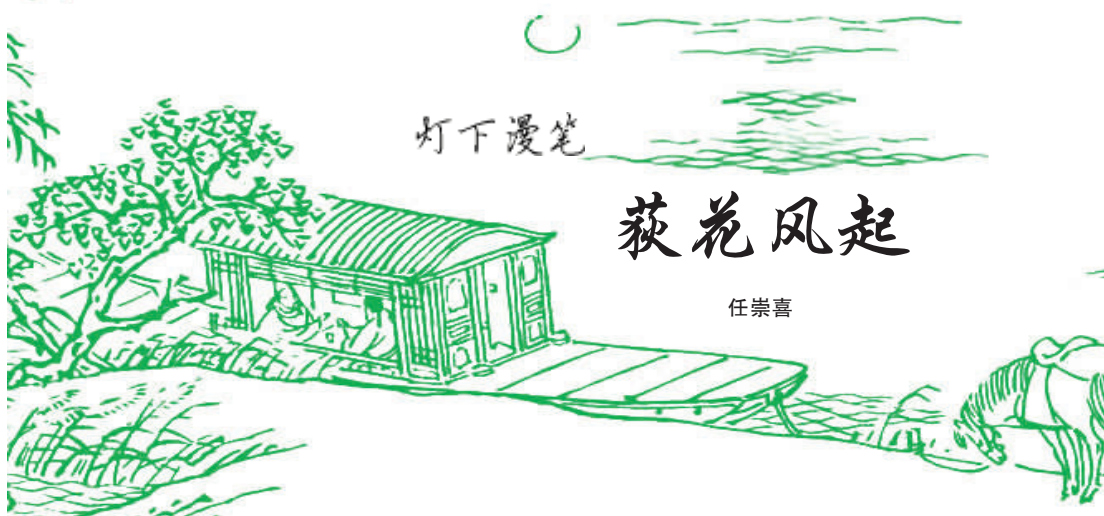
纪伯伦在《先知》里说：“用回忆拥抱着过去，用希望拥抱着未来。”磨难也是土壤，因为生命是强壮的种子。我们并不是在独自奋斗，身边总有人在默默爱你、支持你。回归生活，珍惜与感恩，你将拥有满天星光。拥抱生活、拥抱自己，我们何尝不是最幸福的人？

“我们仍需与生命的慷慨与繁华相爱，即使岁月以荒芜和刻薄相欺。”生活就是在困难中寻找爱意，在废墟中探索希望。万物皆有裂痕，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，当我穿过黑夜拥抱你，请你珍惜自己。

灯下漫笔

荻花风起

任崇喜



荻，逐水而居，与芦苇、蒲草为邻。

荻与芦苇，面目相仿。《新修本草》说，芦苇“生下湿地。茎叶似竹，花若荻花”。但在更多古人眼里，它们常常并驾齐驱。朱熹曾说：“萑苇，即蒹葭也。”“萑”是荻的别称。

相比萑苇而言，蒹葭的名气更大。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”，伊人在水一方，别样的秋意和深情，让人心旌摇曳。

秋日的北方，愈往秋深处，愈删繁就简，逐渐失去更多的颜色。在水边行走，看秋水茫茫，几只水鸟在点缀着些许诗意，更能抚慰眼

睛的，就剩下芦花荻花了。

“荻花风起秋波冷，独拥檀心窥晓镜。”秋日里，碧水连天长，荻花最盛，白茫茫一片，绵延开来，蔚然成景。荻花和芦花，不好分辨，不同的是，荻花初开时，有微紫的花絮，到了初冬，花穗更白更透明。

一丛丛如穗的荻花，随风摇曳，姿态万千，至柔至美。“浔阳桥头夜送客，枫叶荻花秋瑟瑟”。一叶扁舟停靠在湖岸，看到枫叶、芦花在秋风里瑟瑟发抖，欧阳修“细想前欢，须著人间比梦间”。难怪，宋人贺铸会这样叹息道：“萧萧江上荻花秋，做弄许多愁。”

“万顷祥符漾碧虚，轻船载月

访幽居。数椽茅屋芦花岸，只有孤僧伴老渔。”明万历年间，吴志远将修筑于祥符荡之畔的别业，称之为“荻秋”。这荻秋别业，成了几个志同道合仁人志士的避风港，“读书于此而乐之，曰：藏焉，修焉，息焉，游焉，趣其寄焉已”。他们在此淡泊明志，潜心向学，“多少六朝兴废事，尽入渔樵闲话”“同心吾辈在，天壤乐如何”。风声雨声读书声，家事国事天下事。

“山月溪风两自由，紫兰绿桂等离忧。狂歌郁郁成何事，一片夕阳芦荻秋。”夕阳西下，黄昏烟起，一片荻花逆光而立，让人沉思。

图片来源于网络

人物

在村的7名党员全来了，大家开了个村党员干部会，和第一书记杨河芬及工作队对接。杨河芬做了自我介绍，表态说，要积极落实中央、省、市、县、乡的扶贫文件精神，在张西河乡党委的领导下，紧紧依靠村“两委”，以加强村党建工作为着力点，以推动精准扶贫带领村民尽快脱贫为关键点，以维护全村和谐稳定为根本点，积极苦干，勇于拼搏，扎实有效地把扶贫工作做到位，竭尽全力帮助村民尽早脱贫，过上好日子。朱胜康、南兴国、夏春涛带头鼓掌，村党员们也就稀稀落落地拍了拍巴掌。

作完介绍和发言，杨河芬具体问起村子状况，朱胜康说：“杨书记来前，我和老南、老夏商量统计

了一下。”说着他掏出个纸单子一边看一边作简要介绍说：“全村总户数105户，总人口268人。在村的有99户246口人，常住户有44户123人。劳动力有125人，常年外出打工的有60多人，低保户有2户，五保户有3户，贫困户有27户88人。常住人口大多是老年人，年轻人都在外工作或上学。全村总占地1313.7亩，耕地有814亩，其中水浇地318亩，节水灌溉面积有180亩，滩地45.8亩，荒地177亩，其他是不能种的沙坡沟梁。

“村子耕地少，人均3亩3分，主要种玉米、谷子、黍子、山药蛋和豆子。村里没啥产业，主要靠养羊、猪、鸡、驴，羊存栏200多只，猪存栏100多头，人们挣点零花钱过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20

蒋蒋
京韵
著

《为了母亲的微笑》

日子。大牲畜有115头，拉拉田、耕耕地啥的。去年全村经济总收入104.7万元，人均一年纯收入1950元，人均收入来源主要靠外出打工，种地、养殖有点收入，不多。村集体没产业，集体经济是零。

“这个村是天镇县最靠边的村，再往东就是河北省怀安县的地界了。”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111

赵树义
著

《折叠的时空》节选

颠簸在山间土路上，看到林中幽暗的亮光，醉眼朦胧中觉得有松明子在林间游动。不知为什么，我总觉得松明子是森林的幽灵，是时间和水蒸气凝结的产物。枯树老朽腐蚀，油脂渗透到木质中，日积月累，聚合部分与木纤维交融，浑然一体。通常来看，松明子便是这样形成的，其实，如

果没有时间和水蒸气，不会有如此通灵之物，甚或，松明子便是时间晶体，木和油脂仅是承载之物。枯树腐蚀时间越长，松明子颜色越深，渐次为橘黄、大红、黑红，这颜色显然也是时间的颜色。小时候，我常用松明子引火，香味与松香一样，但比松香浓郁。在冬夜，我常在口袋里装几小截松明子，既可照明，还可烤手。松明子点时困难，顶风不灭，后来，在电影或电视剧里看到篝火，便觉家乡的松明子就是我儿时的篝火，密实，浸满油脂，反复把玩明亮光洁，宛若佛珠。

沁源是油松之乡，松明子很多，可沁源人似乎不太喜欢松明子。也是，一年12个月，有8个月在防火，谁愿意提引火之物

呢？油松油脂含量高，遇火便着，沁源风又大，火苗在树冠上跳来跳去，那不是火妖，是火魔。历史上，沁源究竟经历过多少场火灾，没人说得清楚，火灾造成的资源破坏也难以估量。记忆深痛是必然的，在深痛的记忆上结一层痂也是必然的，就像松木朽为松明子。可沁源人又回避不掉油松，在农家，几乎每座院子里都堆放着油松圆木，每座房子上都筑有油松檩条。油松结构细密，纹理直，材质硬，是很好的建筑用材。树皮灰褐或褐灰，呈不规则鳞片状，也适合当下原始粗犷的装饰风潮。

油松于沁源，还真是个心结。

过汝家庄，南拐上山。